

国内首部破产私企老总秉笔直书的纪实文学

田夫◎著

WO YU

YIWAN CAIFU

CAJIAN ER GUO

我与 亿万财富 擦肩而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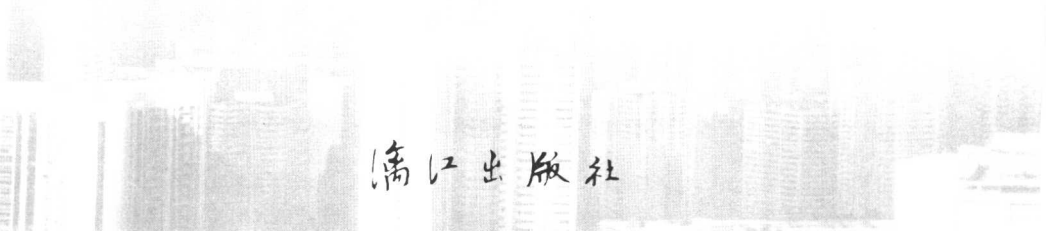
漓江出版社



田 夫◎著

WO YU
YIWAN CAIFU
CAJIAN ER GUO

我与 亿万财富 擦肩而过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与亿万财富擦肩而过/田夫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2.10

ISBN 7-5407-2878-7

I. 我… II. 田…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3191 号

我与亿万财富擦肩而过

作者◎田 夫

责任编辑◎陈植武

书籍设计◎罗 云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北京蓝海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175 千字

印张◎7.5

版次◎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册

书号◎ISBN 7-5407-2878-7 A·1722

定价◎16.00 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位有着多年辉煌历程的私企老总在遭遇人生的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的倾情之作。

本书是第一部由破产私企老总秉笔直书的自传体纪实长篇小说。作者以一个企业家的敏锐与气魄，以一个过来人的平和与豁达，以一个亲历者的冷静与直露，不拘一格、生动细腻地再现了一个企业由盛到衰，最终走向衰亡的整个过程。

作品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让你第一次有机会去触摸一个失败者的真实灵魂，感受人世间一份最沉重的痛彻与领悟。

目 录

序 幕 (1)

你分文没有有时可以被理解成你分文不值,而一个分文不值的人是获取不到别人的怜悯的,这世上并不存在完全免费的午餐,施舍同样是一种投资和交易。

一 身陷赤塔 (19)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阶段,我估计再过十年,现在民营企业 200 个中间有一个保留下来就不简单,我会是 200 个之中惟一的一个,还是那无可例外的 199 个。

二 虎口余生 (35)

如果说是母亲给了我上进的动力,让我年届 23 就成为一家不大不小的民营企业的老总的话,那么祖父的死则让我过早地触摸到了生命的短暂和脆弱。

三 安返满洲里 (49)

基于对财富与生俱来的渴望,使 70 年代出生的我,几乎遍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狂潮和阵痛,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体内始终有一股热流在澎湃激荡,无法止息。

四 沈阳三日 (61)

我不是清教徒,但也决不滥情,我有时却莫名其妙地对滥情者的豁达和冷漠羡慕不已,在情感生活中,我是怎么也学不会蜻蜓点水般的游离和洒脱。

五 丹东之行 (74)

每个人的存在都是一段自我圆满的历程,如果没有一件事足以告慰将逝的灵魂,试问,人世间还能有比这样的死亡更不值的吗?

六 最后一块蛋糕 (86)

一个异想天开者带领着同样狂热的一大批属下,关在一个近 70m² 的套间内,为一个企业的阔步向前,作出一番近似天方夜谭式的战略决策并随之争分夺秒地将其付诸行动。

七 瓜熟蒂落 (98)

亿万财富距我仅有一步之遥。我被巨大的野心整得数日无眠,我得走完这仅有的一步路。这关键的一步,将是一个平凡之人和一个非凡之人的分界。

八 男人的一滴泪 (109)

一个企业主,最致命的,不是对危机的熟视无睹和遭遇危机时的麻木不仁,而是在与危机对峙时心存侥幸,在两难的抉择中,我们往往不是尽可能地往坏处想,而是尽可能地往好处想。

九 暗流汹涌 (122)

商场比之战场有其更为血腥的一面。因为在战场上,单凭服饰旗帜,是敌是友往往就能不判自明。而在商场上你却无此便利,你眼巴巴指望的盟军最后往往却成了让你一败再败的劲敌。

十 西部之光…………… (133)

当资本和市场达到一定量的累积时,他们都将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几近粒子裂变式的发展契机。这种时候,是否能够掌稳舵把就变得至关重要。

十一 宏图再振…………… (143)

当我不得不再一次吞咽失败的苦果铩羽而归,我才彻底明白,我这一生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并不是我不够坚强,或是不够努力,而是我一直想在逆境中图强。

十二 第二次你滴的是血…………… (153)

因为犯过一次错,在心理上你似乎就获得某种免疫功能,再次遭逢类似的问题,你往往不是小心翼翼地避开,而是牛气十足地勇往直前。你自信不会在相同的坑里重复栽跟斗。

十三 雪上加霜…………… (161)

在我们蹒跚学步时,我们无不是以破坏固有的游戏规则来获取超额利润从而让自己站稳脚跟直至开始奔跑。所以说,草创期的中国经济界,都存在着道德与体制上的双重原罪。

十四 痛苦的抉择…………… (172)

痛苦绝不会产生智慧,把思想的灵光迸发寄希望于痛苦后的振作是完全错误的。人只有在轻松的环境下才会发挥作用,在你困苦不堪无以自拔时,你的愚蠢也可能达到极致。

十五 我的孤旅生涯 (182)

我们用我们的自私和可怜的短视把一个个原本鲜活的行业推向坟墓,我们亲手遏制了别人的生存之路的同时,也把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全然堵死。

十六 第三次我只诅咒我自己 (192)

我的最大错误恰恰就在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经验上,而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说过就等于做过,做过就等于万事大吉。

十七 丢卒保车 (202)

一个企业之所以有价值,那完全是因为它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血有肉能思想会动作的生命体,即便是一只金凤凰,如果把它大卸成八块,它的价值也不会比一只鸡强上多少。

十八 失去自由的 30 小时 (210)

我在一个残酷的环境里被训练多年,到头来我才发现,我不适于尔虞我诈。当然我也并非通体透明,在我身上,仍然可以见到污浊、阴谋以及罪恶。

十九 一线生机 (229)

我很快就意识到,所谓的合作,不过是一条远离水源的鱼儿

在濒临死亡之前的最后一次腾跃,这并不是生命的迹象,而恰恰应该被看作死亡的征兆。

结 局 (237)

在一个人的诸多品性之中,并不存在与生俱来注定能够成就功业的某种基因,也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正发生着的和即将发生着的许多成败其实并不可捉摸。

序 幕

在开始个人传奇的叙述前，有几则小故事，得费点笔墨来讲一讲。这几则不大起眼，也不相连贯的原初经历，可算是我后来跌宕起伏、波诡云谲的实业以及情爱生涯的铺垫。没了这个前提，我的人生将无从开始。

我出生的那间破败的土坯屋，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病怏怏的壮年人用一根麻绳把自己了结了，他就是我的曾祖父。他一生的穷愁困苦随着最后的一蹬脚都烟消云散了，可他却撇下我的曾祖母和十个均未成年的孩子，这中间包括我苦命的祖父、叔祖以及另外八个大多叫不出名来的祖姑。我无法想象这一家十一口人是如何熬过饥饿、疾病而存活下来的。时间对富贵人家是块宝，他们通常会用稍纵即逝疾如电闪等等来形容时间的短暂、不可停留和宝贵。穷苦人，可不会这么想，在他们眼里，最沉重而不堪的就是周而复始的每一个日日夜夜，他们巴不得把二十年光阴当一天过了，这样，他们将会少费一些劲就可把自己的儿女拉扯大。

听老辈们讲，我的曾祖母共生养了十六个孩子，刚好够一斤（十六两）的量。这在多子多福的旧社会，是无比骄人的天赐之福。但贫穷先后夺去六个孩子的生命。曾祖父吊死后，为维持生计，她惟一能做的，就是把身边的女儿一个个卖了。卖价贱得很。据说最高的纪录是她一次收了一百斤地瓜干。靠有限的一点粗粮，她们过了一个无忧的冬天。

我的曾祖母，她生养了不下十个女儿。到头来，她仅看到一个女儿披红戴彩坐上花轿。

在我童年的生活里，时不时地总会有一抹黑影，在记忆深处飘荡，挥之不去。自幼，我就背负了一种无以言说的沉重。

我家的成分是雇农，这是祖父继承自上一辈的惟一一笔政治财富。1977年，我上学了，这两个字又出现在我的履历上而被我多次填写。雇农是农村五个阶层的最底层，上头压着地主、富农、中农还有贫农。在小学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无法读懂笔画复杂的“雇”字的原始涵义。这并非因为我家已远离贫困，而是我尚无法将深奥的文字同现实种种作有机的联系。

我是哪一年学会用笔思考的呢？尚无准确的记忆。只记得我的思维是源于对几组数字的活用，我会很准确地测算出我猛走一百步的结果是七十米，这中间我会费去一分钟时间。而从我家到我挑柴禾的深山直线距离是八公里，如果我愿意花四个小时挑回一担柴，我就会得到两个小时的路上休息时间。

在许多散文里，我都把生养我的闽中某地描绘成人间福地。其实那地方除了满山的木柴以外再无所出，每一年的寒暑假以及期中的农忙假，大人们都会把孩子轰上山。我十二岁时，已经敢独自走十几里的山路，而且挑得回来八十斤的重担。在重负之下，要做到既不耽搁工夫，又能争取到足够的休息时间，我只能一路疾走。我曾经无数次在心里命令自己，快挑出五百步，你

就有机会歇上一口气。我捐柴时，是一边迈步，一边数数，累积到目标数，我往往已把同伴们远远甩下一大截，我也就获得一大截的休息时间，可以惬意地舒气，伸腿，让肩膀缓和一下，以及吹吹凉爽的山风驱赶疲劳或是去喝上一口山泉。我计算过，如果我用别人双倍的时速赶路，我就会获得一半的休息时间。这显然不会是一位劳动好手的工作方法，我却于中获益不少。

不急跑你就无法休息。这是我得自童年的劳动总结。我并不在乎体力的过度消耗以及步伐的稳妥。我想，正是确立了这样的思想，才令我获得了过早的财富，我二十二岁时，就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百万富翁。

功成名就的那一刻，我也有过卸去重负的轻松自如；在我回首我的同龄人时，我也发现他们的蹒跚学步同我所处位置间的实质性差距。我想无论他们再怎么追赶，我都将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座无法逾越的山峰。他们一无所有却在做着无所不有的美梦，而我已实实在在拥有一笔数目惊人的财富。钞票的意义不在于价值本身，而在于它折射出的巨大光环。这里面有你的睿智、人生体验和所有的付出以及成就。

按照多年从事体力活培养出来的秉性，这种时候，我是该歇上一口气。有足够的经济支持，很多属于年轻人的事，我都可从容不迫一一去完成。我可以去没有夏季的庐山，也可以去没有冬季的海南；我可以有自己的一幢别墅，也可以轻轻松松移民海外；我可以读书，听音乐，泡酒吧，甚至把情爱生活设计得摇曳多姿……我没有给自己这样的机会，我认为我跑得还不够远，我第一次违背儿时就驾轻就熟的游戏规则。

我的意识深处，始终有一种声音在呐喊；我的祖辈们过度弯曲的脊梁骨戳伤了我，我不敢稍事休息。我的人生悲剧正源于此。

初中毕业后不久,我就打点行装,开始四处闯荡。我们村有一位小包工头,是母亲的远房亲戚,他在闽北某化肥厂氮化车间承揽下所有的重体力活,而后再下放给他招用的民工做。他的挣钱方法原始而不负责任,他靠的仅是削减人头获利。为了聚敛到更多的盈余,他可以把十二人的工作量集中到四个人身上。为了表示这样分工的合理和足堪重负,他自己以身作则,也占据了一个工位。他的加入只能让极度负荷的工作更见压力。他有极大的烟瘾,而他在吸烟时是无法劳动的,他有一句口头禅:“人活一世,拼死拼活图啥?不就图这一口烟!”到头来,实际工作的便仅有三个半人(权当他半个)。而我,就是这三个半中的一个,那一年我十七岁。以三个半人去完成十二人的工作,其辛苦程度,是言语所无法形容的。“不急跑你就无法休息”,靠这句话,我撑了整整四个月。

四个月后,车间的主管发现了这样工作的危险性,我们的工作便无疾而终。除去伙食费、住宿费,四个月辛劳,仅换得118元工钱。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笔收入,也是我这一生中惟一次用体力换取到的报酬。虽然有过多的汗渍和辛酸,攥着松软的一小沓薄得可怜的纸币,我仍激动莫名。

我给自己留了20元的返程路费。余额部分,全部用来购买书籍。

返乡的时候,我的背包里没有慰藉家人的鼓鼓囊囊的年货;我的口袋里,也没有家人亟待的过年钱。我的母亲认为我疯了。我的父亲掂了掂背包的分量,说:“这小子准是个败家子。”

那天晚上,父母亲屋内的电灯差不多亮了一夜。

我没有勇气打开那只惹祸的帆布包。这种老式背包,正面印着中国民航四个大字,打斜里是一部腾空而起的银白色飞机。我们那一带的打工仔,给它取了一个五味俱全的名字——民工

包。

我的父亲从我带回的书里看出不务正业的某种苗头。他认为作为父亲他就有责任把儿子的不良嗜好消灭在萌芽状态。作为农民,父亲理所当然地把任何的精神消费视为误入歧途。第二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里。父亲说:“儿子,你得有一门手艺。”父亲边说边拿眼瞄瞄躺在屋角的那套黑得发亮的采石工具,父亲就是靠那堆硬家伙养活了五个儿女。父亲对他的手艺情有独钟。父亲眯缝着眼吐出最后一口烟,然后,不紧不慢地作出决定:“俗话说,一技在手,吃用不愁。明天,你跟我一道上山。”

第二天,我一早就起床,甚至比母亲起得还早。我自己倒水烧饭。听母亲对父亲欣慰地说:“孩子懂事了。”父亲的声音是:“穷家无败子。就咱这样的家境,他想当败家子,还得再投一次胎!”之后,就是父亲一连串咳嗽声。

我的泪水不禁涌出。贫穷不会给你强健的体魄,却会给你更适于直立做人的硬邦邦的骨头。同时,还会让你在机缘巧合的瞬间迅速成熟。俗语说麦熟一晌,人熟一瞬,在那一刻,我一下就明白了许许多多。

父母亲一直希望我能继承上一辈的手艺,做一个老实安分的石匠。按父亲的话就是,放着满山的石头不懂得就地取材,满天下瞎跑能有个啥?父亲认为财富来自辛劳和发掘,游手好闲只能空耗物质。当时我如果顺从父亲的意愿,我想现在的我应该会是个不错的手艺人。我会整日整日处身在飘飘洒洒的石灰落尘之中,我把体力消耗掉的同时也把生命点点滴滴地耗费尽,我绝不会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云山雾海、激越沉浮的人生际况,我没有思想从而无忧无虑,我将固守着漂不走的家园以及妻儿老少,我也绝不会纠缠在生命对我是如此之轻或如此之重的

泥潭中不可自拔。

吃完早餐我就出门了。我不是走在上山的路上，我反其道而行之。我去了县城。那一天，是1987年的腊月二十四，农历除尘的日子。我几乎没有作多余的思考就做出了影响我一生的决定，我并不把这一切归结于我的草率，我认为这是注定会有的，所以至今我不后悔。从此，我度过这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三年。在这三年里，我完成了从一个少年到一个职业商人的角色转换；我通读了汪曾祺的所有著作，我懂得散文原来可以这么写；我积累了一定量的资金，它让我在二十四岁那年就拥有一间资产数百万元的工厂。

我先替城里一家公司（当时叫商业调拨站）接听电话并作一些简单的电话记录，或是草拟电报稿继而跑邮局发送。这工作有点像现在泡办公室的文员，却又不全是。夜间我必须睡在公司的大仓库里，看守蜂王浆和黑白电视机。我过了相对安定的三个月，虽然肆无忌惮的仓鼠以及嗡嗡乱叫的蚊子令人无比心烦，我却不以此为苦。因为在我看书时，再也不会有人唠叨着心痛上一个月的电费是多少多少。我可以整夜整夜不关灯，看看书看累了，我就对准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一大块黑色的暗影甩上一口浓痰，被惊吓的成千上万只蚊子轰地散开去，场面壮观极了。看无头的苍蝇乱撞开心，看无头的蚊子天女散花更觉开心。

几个月以后，公司决定让我跑采购。当时，临近的一个市制陶业刚刚起步就取得了巨大成功，各类家庭作坊式的工厂纷纷跟进，陶瓷用的化工颜料奇缺。这时候，平时看过的那些书算派上用场。我跟老板分析了中国陶瓷业的基本分布情况。当时国内有三大陶都：一是江西的景德镇，以生产艺术瓷为主。二是湖南的醴陵市，产品以日用瓷为主。三是广东的佛山市，则主要生产工艺瓷。三个瓷都各有特色，各有偏重。陶瓷业发达地区与

之配套的原料生产厂家就必定多。我认为日用瓷的市场售价相对偏低,如果到醴陵采购瓷用颜料,应该会有价格优势。公司同仁都认为我分析得有道理,老板一拍脑袋立马就作出决定,让我独自跑湖南。

这是我第一次出省,除了书本上的点滴介绍之外,对锁定的商业目的地,我模糊得很。甚至连它的所处位置,也是我花了三分钟时间在地图上摸索的结果。没有半点从商经验甚至对自己准备购进的产品都知之甚少的我就这么踏上西去的列车。我无法再来复述当时的心情。那一年,我尚未满十八岁。三月正好是雨季,我能撩开漫天的雨丝拨云见日吗?

直到今天,我仍能记住这个房号:后一幢 206 房。这是我下榻醴陵市政府招待所的房间号。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房间却演绎了我一生中的第一场苦剧,我想,在那个不足 15m² 的小房间里的几天煎熬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怀的。

应该说,我的初次商业运作是非常成功的。我咨询了几位服务小姐,又借阅了当地的电话号码簿。我既掌握了陶瓷颜料的品名分类、颜色区别、GB 标准,又了解到当地一些生产厂家的产品优劣以及价位情况。心中有底,操作起来就简单多了。我在醴陵的第四天,就落实了货源。

因为客户的盛情款待,临行时,我也做了一次东,以为答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请客。我毫无经验,也无法预知随意的一次答礼竟会给我带来将近一个星期的无妄之灾。

事情的经过一点也不复杂。至今,那天的用度我仍记忆犹新。那一餐饭费用去 300 多元钱,而我身上仅有 400 元钱,买单后,所剩的钞票总额仅有 37 元:三张 10 元的纸币,一张 5 元的纸币,还有两张 1 元零头。而返程的一张硬座票就得 35 元,哪怕我路上不吃不喝,也只能熬到福州。剩下的一两百公里路是

无论如何不能走着回去的。

我只得打电话回公司求援。财务答应加急电汇。不过,最快也得三天。1988年的邮电服务,跟今天根本没法比。但三天时间,还是给我吃了定心丸。记得住宿费一天是15元钱(15元在当时可在县级招待所开到一个小房间,真好),又预交了两天房费之后,我只剩4元零头了(3元钱要了长话)。我必须用这4元钱维持整整3天的伙食。我把余钱全部用于购买速食面,统共是7块面饼。如果一次吃掉一块面饼,我一天也仅能吃两餐饭,我只能硬熬了。饭不足,水来补。楼层的服务小姐拿开水拿得不耐烦了,一见面就嚷嚷:“206,怎么搞的,每天三四瓶开水,你怎么喝呀!”我面红耳赤,无言以对。这尚不算什么,更惨的还在后头呢!

第三天,我几乎寸步不离呆在服务总台,守候那张意义重大的汇单。只要一听到自行车铃响,我都要把脖子伸几伸,弄得服务小姐莫名其妙好一阵。苦等了一天,我失望了。当天晚上,服务台来催缴房费,我只得实言以告,并且信誓旦旦,保证款项已经汇出。承蒙通融,房费总算不成问题。但明天会怎样呢?我确实一点把握也没有。

第四天,我只有白开水喝,再没有面饼吃。我几次拿起电话,打算向醴陵的客户求援。当然,我也知道,只要一个电话,他们准会伸手的。可又该如何开口呢?说是那天请客,肯定不行;说差旅费不够,这不是自砸牌子吗!一次次拿起电话又一次次无奈地搁下,我无法开这个口!我还是没有勇气打这个电话。果不其然,这一天,汇单依然没到。

熬到第五天,我实在无法坚持。我几次跑邮局,得到的查询结果一次比一次肯定:如果是加急汇单,三天之内,绝对保证到。我开始怀疑公司方面是不是把平汇当加急了。如果是平汇,那